

松臆雜錄  
唐國史補  
歸田錄

隋唐嘉話  
丁晉公談錄



隋  
唐  
嘉  
話

劉  
餗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  
選陽山顧氏文房  
歷代小史皆收有  
此書顧氏本在前  
故據以排印

# 隋唐嘉話上

唐 彭城劉 餗鼎卿撰

述曰。余自髫髻之年。便多聞往說。不足備之大典。故繫之小說之末。昔漢文不敢更先帝約束而天。下理康。若高宗拒乳母之言近之矣。曹參擇吏必於長者。擢其文害。觀馬周上事。與曹參異乎。許高陽謂死命爲不能。非言所也。釋教推報應之理。余嘗存而不論。若解奉先之事。何其明著。友人天水趙良玉。睹而告余。故書以記異。

薛道衡聘陳。爲人日詩云。入春纔七日。離家已二年。南人嗤之曰。是底言。誰謂此虜解作詩。及云。人歸洛。鴈後思發在花前。乃喜曰。名下固無虛士。

隋高穎僕射。每以盤盛粉。置於臥側。思得一公事。輒書其上。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。

京城南隅芙蓉園者。本名曲江園。隋文帝以曲名不正。詔改之。

李德林爲內史令。與楊素共執隋政。素功臣豪侈。後房婦女。錦衣玉食千人。德林子百藥。夜入其室。則其寵妾所召也。素俱執於庭。將斬之。百藥年未二十。儀神雋秀。素意惜之。曰。聞汝善爲文。可作詩自敘。稱吾意。當免汝死。後解縛。授以紙筆。立就。素覽之欣然。以妾與之。并資從數十萬。

煬帝善屬文。而不欲人出其右。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。後因事誅之。曰。更能作空梁落絮泥否。

煬帝爲燕歌行，文士皆和，著作郎王冑獨不下帝，帝每銜之，冑竟坐此見害，而誦其警句曰：庭草無人隨，意緣復能作此語耶。

僕射蘇威有鏡，殊精好，曾日蝕，鏡亦昏黑無所見，威以爲左右所汙，不以爲意，他日蝕半缺，其鏡亦半昏如之，於是始寶藏之，後櫃內有聲如磬，尋之乃鏡聲也，無何而子藹死，後更有聲，無何而威敗，後不知所在云。

洛陽南市，卽隋之豐都市也，初築外垣之時，掘得一塚，無輓斃，棺中有平上朱衣，銘云：箴言居朝，龜言近市，五百年間，於斯見矣，校其年月，當魏黃初二年。

隋文帝夢洪水沒城，意惡之，乃移都大興，術者云：洪水，卽唐高祖之名也。

平陽公主開高祖起義太原，乃於鄆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，時謂之娘子兵。

秦王府倉曹李守素，尤精譜學，人號爲肉譜，虞秘書世南曰：昔任彥昇善談經籍，時稱爲五經筭，宜改倉曹爲人物志。

隋司隸薛道衡子收，以文學爲秦王府記室，早亡，太宗追悼之，謂梁公曰：薛收不幸短命，若在，當以中書令處之。

太宗將誅蕭瑒之惡，以匡社稷，謀於衛公李靖，靖辭，謀於英公徐勣，勣亦辭，帝以是珍此二人，太宗燕見衛公，常呼爲兄，不以臣禮，初嗣位，與鄭公語，恆自名，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。

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粘於寢殿之壁。座臥觀覽焉。

太宗每謂人曰。人言魏徵舉動踈慢。我但覺其嫵媚耳。貞觀四載。天下康安。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。戶不夜閉。行旅不費糧也。

太宗謂羣臣曰。始人皆言當今不可行帝王道。唯魏徵勸我。今遂得功業如此。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。衛公既滅突厥。斥境至於大漠。謂太宗曰。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。高宗末年突厥爲患矣。

突厥之平。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方。以實空虚之地。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。鄭公以爲夷不亂華。非久遠策。爭論數年不決。至開元中。六胡州竟反叛。其地復空也。

衛公始困於貧賤。因過華山廟。訴於神。且請告以位宦所至。辭色抗厲。觀者異之。佇立良久乃去。出廟門百許步。聞後有大聲曰。李僕射好去。顧不見人。後竟至端揆。隋大業中。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爲人臣。請速除之。及京師平。靖與骨儀。衛文昇等俱收。衛骨旣死。太宗慮囚見靖。與語。固請於高祖而免之。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。靜巴漢。擒蕭銑。馮一楊。越師不留行。皆靖之力。武德末年。突厥至渭水橋。控弦四十萬。太宗初親臨政。驛召衛公問策。時發諸州軍未到。長安居人勝兵。不過數萬。胡人精騎騰突。挑戰日數十。帝怒欲擊之。靖請傾府庫。賂以求和。潛軍邀其歸路。帝從其言。胡兵遂退。於是據險邀之。虜弃老弱而遁。獲馬數萬匹。羊帛無遺焉。

隋吏部侍郎高孝基。餘人。至梁公房。蔡公杜。愕然端視良久。降階與之抗禮。延入內廳共食。甚恭。曰。二賢

嘗爲興王佐命，位極人臣。杜年壽稍減於房，願以子孫相託。貞觀初，杜薨於右僕射，房位至司徒，乘政三十餘載。

太宗之爲秦王，府僚多被遷奪，深患之。梁公曰：餘人不足惜，杜如晦聰明識達，王佐才也。帝大驚，由是親寵日篤。杜僕射薨後，太宗食瓜美，愴然思之，遂輟其半，使置之於靈座。

鄭公嘗拜掃還，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，在外悉裝了而竟不行，因何有此消息？帝笑曰：時實有此心，畏卿噴，遂停耳。

太宗嘗罷朝，怒曰：會殺此田舍漢。文德后問誰觸忤陛下？帝曰：豈過魏徵，每廷爭辱我，使我常不自得。后退而具朝服，立於庭，帝驚曰：皇后何爲若是？對曰：妾聞主聖臣忠，今陛下聖明，故魏徵得直言，妾幸備數後宮，安敢不賀。

太宗得鶴，絕後異，私白臂之，望見鄭公，乃藏於懷，公知之，遂前白事，因語古帝王逸豫，徵以諷諫，語久，帝惜鶴且死，而素嚴敬徵，欲盡其言，徵語不時盡，鶴死懷中。

太宗謂梁公曰：以銅爲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爲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爲鏡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嘗寶此三鏡，用防已過。今魏徵殞逝，遂亡一鏡矣。

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，既而君集言於帝曰：李靖將反，至於微隱之際，輒不以示臣。帝以讓靖，靖曰：此君集反耳，今中夏又安？臣之所教，足以制四夷矣，而求盡臣之術者，是將有他心焉。

衛公爲僕射。君集爲兵部尚書。自朝還省。君集馬過門數步。不覺。靖謂人曰。君集意不在人。必將反矣。太宗中夜聞告。侯君集反。起繞床而步。亟命召之。以出其不意。既至。曰。臣陛下幕府左右。乞留小子。帝許之。流嶺南爲奴。侯君集既誅。錄其家。得二美人。容色絕代。太宗問其狀。曰。自爾已來。常食人乳而不飯。又君集之破高昌。得金篋二。甚精。御府所無。亦隱而不獻。至時并得焉。

英公始與單雄信俱。臣李密。結爲兄弟。密既亡。雄信降王充。勸來歸國。雄信壯勇過人。勸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。元吉恃其膂力。每親行圍。王充召雄信告之。酌以金碗。雄信盡飲。馳馬而出。槍不及海陵者尺。勸惶遽。連呼曰。阿兄阿兄。勸王雄信攬轡而止。顧笑曰。胡兒不緣你。且了覺。充既平。雄信將就戮。英公請之不得。泣而退。雄信曰。我固知汝不了此。勸曰。平生誓共爲灰土。豈敢念生。但以身已許國。義不兩遂。雖死之。願兄妻子何如。因以刀割其股。以肉啖雄信。曰。示無忘前誓。雄信食之不疑。

英公雖貴爲僕射。其姊病。必親爲粥。釜燃。輒焚其鬚。姊曰。僕妾多矣。何爲自苦如此。勸曰。豈爲無人耶。願今姊年老。勸亦年老。雖欲久爲姊粥。復可得乎。

英公嘗言。我年十二三。爲無賴賊。逢人則殺。十四五爲難當賊。有所不快者。無不殺之。十七八爲好賊。上陣乃殺人。年二十。便爲天下大將。用兵以救人死。

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。而尤善避槊。每單騎入敵。人刺之終不能中。反奪其槊。以刺敵。海陵王元吉聞之。不信。乃令去槊。刃以試之。敬德云。饒王著刃。亦不畏傷。元吉再三來刺。既不少中。而槊皆被奪去。元吉力



敵十夫。由是大慙恨。太宗之禦寶建德。謂尉遲公曰。寡人持弓箭。公把長槍相副。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。乃與敬德馳至敵營。叩其軍門。大呼曰。我大唐秦王。能鬪者來與汝決。賊追騎甚衆。而不敢逼。觀建德之役。既陳未戰。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。鎧甲鮮明。指謂尉遲公曰。彼所乘馬。真良馬也。言之未已。敬德請取之。帝曰。輕敵者亡。脫以一馬損公。非寡人願。敬德自料致之萬全。及馳往。并擒少年而返。卽王充兒子。僞代王琬。宇文士及在隋。亦識是馬。實內廐之良也。帝欲旌其能。並以賜之。

太宗將征遼。衛公病不能從。帝使執政以起之。不起。帝曰。吾知之矣。明日。駕臨其第。執手與別。靖謝曰。老臣宜從。但犬馬之疾。日月增甚。恐死於道路。仰累陛下。帝撫其背曰。勉之。昔司馬仲達。非不老病。竟能自強。立勳魏室。靖叩頭曰。老臣請舉病行矣。至相州。病篤。不能進。

駐蹕之役。高麗與靺鞨合軍方四十里。太宗望之有懼色。江夏王進曰。高麗傾國以抗王師。平壤之守必弱。假臣精卒五千。覆一本根。則數十萬之衆。可不戰而降。帝不應。既合戰。爲賊所乘。殆將不振。還謂衛公曰。吾以天下之衆。困於蓋爾之夷。何也。靖曰。此道宗所解。時江夏在側。帝頗之道。宗具陳前言。帝恨然曰。時恐遽不億也。駐蹕之役。六軍爲高麗所乘。太宗命視黑旗。英公之麾也。候者告黑旗被圍。帝大恐。須臾復曰。圍解。高麗哭聲動山谷。勦軍大勝。斬首數萬。俘虜亦數萬。

鄭公之薨。太宗自製其碑文。并曰書後。爲人所聞。詔令仆之。及征高麗不如意。深悔爲是行。乃歎曰。若魏徵在。不使我有此舉也。既渡遼水。令馳驛祀以少牢。復立碑焉。

征遼之役。梁公留守西京。勅以便宜從事。不請。或詣留臺。稱有密者。梁公問密謀所在。對曰。公則是也。乃驛遞赴行所。及車駕於相州。太宗聞留守有表送告人。大怒。使人持長刀於前。而後見之。問反者爲誰。曰。房玄齡。帝曰。果然。叱令斬腰。覆責梁公。以不能自任。更有如此者。得專斷之。

太宗嘗止一樹下。曰。此嘉樹。宇文士及從而美之。不容口。帝正色曰。魏公常勸我遠佞人。我不悟。佞人爲誰。意常疑汝而未明也。今日果然。士及叩頭謝曰。南衙羣官面折廷爭。陛下嘗不得舉手。今臣幸左右。若不少有順從。陛下雖貴天子。復何聊乎。帝意復解。

太宗使宇文士及。割寅以餅扶手。帝屢目焉。士及佯爲不悟。更徐拭而便啗之。趙公宴朝貴。酒酣樂闋。顯羣公曰。無忌不才。幸遇休明之運。因緣寵私。致位上公。人臣之貴。可謂極矣。公禍無忌富貴。何與越公。或對爲不如。或謂過之。曰。白揣誠不羨越公。所不及越公一而已。越公之貴也。老而無忌之貴也。少。

武衛將軍秦叔寶。晚年常多疾病。每謂人曰。吾少長戎馬。經三百餘戰。計前後出血。不啻數斛。何能無病乎。秦武衛勇力絕人。其所將槍。踰越常制。初從太宗圍王充於洛陽。馳馬頓之城下而去。城中數十人。共拔不能動。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。迄今國家每大陳設。必列於殿庭。以旌異之。



## 隋唐嘉話中

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。未及求本，乃暗書之。一字無失。

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，稱奉則以尊，言賜又以卑。乃問之虞監曰：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，遂從之。太宗嘗出行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。上曰：不須。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。

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，書翰詞藻，忠直一人而已。象是五善。太宗稱虞監亡哭之慟，曰：石渠東觀之中，無復人矣。虞公之爲祕書，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，可爲文用者，號爲北堂書鈔。今此堂猶存，而書盛行於代。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，奏太陽合日蝕。當旣於占不吉。太宗不悅，曰：日或不蝕，卿將何以自處？曰：有如不蝕，則臣請死之。及期，帝候日於庭，謂淳風曰：吾放汝與妻子別，對以尙早一刻，指表影曰：至此蝕矣。如言而蝕，不差毫髮。

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，有暴風自南而至。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，張以爲有音樂。左右馳馬觀之，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。

潤州得玉磬十三以獻。張率更叩其一曰：是晉某歲所造也。是歲閏月，造者法月數當十三，今缺其一。宜於黃鍾東九尺掘，必得焉。勅州求之，如其言而得之。貞觀中景雲見，河水清，張率更以爲景雲河水清歌，名曰燕樂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。

太宗之平劉武周，河東士庶歌舞於道，軍人相與爲秦王破陣樂之曲，後編樂府云。

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，慶善樂廣神屢屐以像文德，鄭公見奏破陣樂，則俯而不視，慶善則斲之而不厭。

太宗閱醫方，見明堂圖，五藏之系，咸附於背，乃愴然曰：今律杖笞，奈何令脾背分受，乃詔不得笞背。

貞觀中有河內人妄爲妖言，大理丞張蘊古以其素狂病，不當坐，太宗以有情，令斬之，尋悔，以無所及，自後每決死刑，皆令五覆奏。

梁公以度支之司，天下利害，郎曹當關，求之未得，乃自職之。

張賓客文瓘之爲大理，獲罪者皆曰：張卿所罰，不爲枉也。

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，太宗覽之，未及終卷，三命召之，所陳世事，莫不施行，舊諸街晨昏傳叫，以警行者，代之以鼓，城門入由左，出由右，皆周發也，舊官人所服，唯黃紫二色而已，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，四品以上朱，六品七品綠，八品九品以青焉，貞觀中揀材力，敏捷善持射者，謂之飛騎，上出遊幸，則衣五色袍，乘六閑馬，猛獸皮鞣，以從，李義府始召見，太宗試令詠鳥，其末句云：上林多許樹，不借一枝栖，帝曰：吾將全樹借汝，豈唯一枝。

宋謝朓詩云：芳洲多杜若，貞觀中醫局求杜若，度支郎乃下芳州，令貢，州判司報云：坊州不出杜若，應由謝朓詩誤，太宗聞之大笑，判司改雍州司法，度支郎免官。

太宗病甚。出英公爲疊州刺史。詔高宗曰。李勣才智有餘。屢更大任。恐其不厭。伏於汝。故有此授。今若即發者。我死後可親任之。如遲疑。願望便當殺之。勣奉詔不及家而行。有烏晨鳴於張率更庭樹。其妻以爲不祥。連睡之。文收云。急灑掃。吾當改官。言未畢。賀者已在門。

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。能死生人。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。如言而死。如言而蘇。帝以告太常卿傅奕。奕曰。此邪法也。臣聞邪不犯正。若使呪臣。必不得行。帝召僧呪奕。奕對之初無所覺。須臾。胡僧忽然自斃。若爲所擊者。便不復蘇。

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心。所擊前無堅物。於是士馬奔湊。其處如市。時傅奕方臥病。聞之。謂其子曰。是非佛齒。吾聞金剛石至堅。物不能敵。唯羊角破之。汝可往試之焉。胡僧絨膝甚固。求良久。乃得見。出叩之。應手而碎。觀者乃止。今理珠玉者皆用云。

閻立本家代善畫。至荊州。張僧繇舊迹。曰。定虛得名耳。明日更往。曰。名下定無虛士。坐臥觀之。留宿其下。十日不能去。張僧繇始作醉僧圖。道士每以此嘲僧。羣僧於是聚錢數十萬。買閻立本作醉道士圖。今並傳於代。

率更令歐陽詢。行見古碑。索靖所書。駐馬觀之。良久而去。數百步復還。下馬佇立。疲則布毯坐觀。因宿其傍。三日而後去。

貞觀中彈琵琶。裴洛兒始廢撥用手。今俗謂指琵琶是也。

貞觀初，林邑獻火珠，狀如水精，云得於羅刹國，其人朱髮黑身，獸牙鷹爪也。

太宗宴近臣，戲以嘲謔，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：聳髯成山字，埋肩不出頭，誰家麟閣上，畫此一獼猴。詢應聲云：索頭連背，脫腕權畏肚寒，只由心瀾瀾，所以而團團。帝改容曰：歐陽詢豈不畏皇后，聞趙公后之弟也。

高開道作亂幽州，矢陷其頰，召醫使出之，對以鏃深不可出，則俾斬之。又召一人如前對，則又斬之。又召一人如前，曰：可出。然王須忍痛，因鉞而斃骨，置揆於其間，骨裂開寸餘，抽出箭，開道奏伎進膳不輟。太宗之征遼，作飛梯，臨其城，有應募爲梯首，城中矢石如雨，而竟無爲先登。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：此人豈不大健。敬宗曰：健要是不解思量。帝問將罪之。

太宗謂鄂公曰：人言卿反，何故。答曰：臣反是實，臣從陛下討逆伐叛，雖憑威靈，幸而不死，然所存皆鋒刃也。今大業已定，而反疑臣，乃悉解衣投於地，見所傷之處，帝對之流涕曰：卿衣矣，朕以不疑卿，故此相告，何反以爲恨。

太宗謂尉遲公曰：朕將嫁女與卿，稱意否。敬德謝曰：臣婦雖鄙陋，亦不失夫妻情。臣每聞說古人語，富貴易妻，仁也。臣竊慕之，願停娶，叩頭固讓，帝嘉之而止。

薛萬徹尙丹陽公主，太宗嘗謂人曰：薛駙馬村氣，主羞之，不與同席數月。帝聞而大笑，置酒召對，握粟賭所佩刀子，佯爲不勝，解刀以佩之，罷酒，主悅甚。薛未及就馬，遽召同載而還，重之逾於舊。

梁公夫人至妬。太宗將賜公美人，屢辭不受。帝乃令皇后召夫人，告以廢妾之流。今有常制，且司空年暮，帝欲有所優詔之意。夫人執心不迴，帝乃令謂之曰：「若事不妬而生，寧妬而死。乃遣酌卮酒與之。」曰：「若然，可飲此。」一舉便盡，無所留難。帝曰：「我尚畏見，何況於玄齡。」

許敬宗性輕傲，見人多忘之。或謂其不聰，曰：「卿自難記。若遇何劉沈謝，暗中摸索著，亦可識。」

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，嘗樓上學書，業成方下。其所弄筆頭至盈瓮。褚遂良問虞監曰：「某書何如永師？」曰：「聞彼一字直錢五萬，官豈得若此？」曰：「何如歐陽詢？」曰：「聞詢不擇紙筆，皆能如志，官豈得若此？」褚悲曰：「既然，某何更留意於此。」虞曰：「若使手和筆調，遇合作者亦深可貴。」尚褚喜而退。

褚遂良其父亮尚在，乃別開門，勅嘗有以賜遂良使者，由正門而入。亮出曰：「渠自有門。」

褚遂良爲太宗哀册文，自朝還，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。

太宗征高麗，高宗留居定州，請驛遞表起居，飛奏事自此始也。

高宗之將册武后，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，英公勳，將以死諍。趙公請先入，褚曰：「太尉國之元舅，脫事有不如意，使上有怒舅之名，不可。」英公曰：「勳請先入。」褚曰：「司空國之元勳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罪功臣之名，不可。」遂良齒自草茅，無汗馬功，蒙先帝殊遇，以有今日，且當不諱之時，躬奉遺詔，不効其愚衷，何以下見先帝。揖二公而入，帝深納其言，事遂中寢。

王義方時人比之襪函，鄭公每云：「王生太直。」高宗朝，李義府引爲御史，義府以定册武后勳，恃寵任勢，王



惡而彈之。坐是見貶。坎軻以至於終矣。

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。吾不才。富貴過分。然平生有三恨。始不以進士擢第。娶五姓女。不得修國史。有患應聲病者。問醫官蘇澄。云自古無此方。今吾所撰本草。網羅天下藥物。亦謂盡矣。試將讀之。應有所覺。其人每發一聲。腹中輒應。唯至一藥。再三聲過。至他藥。復應如初。澄目爲處方。以此藥爲主。其病自除。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。高宗謂之。某人何因。輒授此職。對曰。臣妻韋氏。性剛悍。服以此人見囑。臣若不從。恐有後患。帝嘉其不隱。笑而遣之。

盧尚書承慶。總章初。考內外官。有一官督運。遭風失米。盧考之曰。監運損糧。考中下。其人容止自若。無一言而退。盧重其雅量。改注曰。非力所及。考中中。旣無喜容。亦無愧容。亦無愧詞。又改注曰。寵辱不驚。考中上。元本缺數字。

長三數年間。宮中可得陰映。何力一無所應。但誦古詩云。白楊多悲風。蕭蕭愁殺人。意謂此是塚墓間。本非宮中所宜種。孝仁遽令拔去。更樹梧桐也。

許高陽敬宗。奏流其子昂於嶺南。及敬宗死。博士袁思古議諡曰。謬。昂子彥伯。於衆中將擊之。袁曰。今爲賢尊報讐。何爲反怒。彥伯暫而止。

李義府既居榮寵。葬其父祖。自京至於一原七十餘里。役者相繼。始國家以來。人臣喪事之盛。所未有也。京城東有塚。極高大。俗謂呂不韋塚。以其銳上。亦謂之尖塚。咸淳初。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禪師。言見鬼物。